

島嶼之間，因為記憶，所以洄游不斷

文／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 攝影／周華斌

飛行跨越半個地球，經過島與島之間的遷徙，生命中的「三世」，最後以回到出發的原鄉——台灣，作為書寫土地的最後一站，回鄉，因為記憶，在島與島之間，洄游不斷。

「我的頭髮，是寫白的」，回台發表「台灣的三部曲」最後一部《三世人》的施叔青，第12屆國家文藝獎得主，儘管舟車勞頓，仍然笑容滿面的她，在國立台灣文學館（台文館）為其舉辦「施叔青手稿捐贈展暨新書座談會」上這樣說著。2010年10月15日，施叔青，親手將畢生創作結晶，三部曲系列手稿，全數捐給台文館，歷經半年多來的越洋傳真、通信，台文館成為施叔青為自己的創作所安置的最後依歸之地，並能在手足情深的姊姊，施淑的見證下，完成這樣的工作，她說「這次是非常難得的機會，白髮蒼蒼半個世紀，從未有這樣的經驗，以非常難得的機會作最好的句點。」

在「為土地立傳的大河之作——施叔青手稿捐贈展」中，看見整個大河三部曲的創作歷程，「我是受到陳芳明的激勵，他問我都寫了香港，為什麼不寫台灣？」這一個提問，讓施叔青再度埋首扶案，每每因創作題材之故就將自己的書房營造創構的情境，書寫的過程在她所謂的「雙重隔離」中體會「台灣到底是什麼人」的命題，「窗外是紐約，筆下是台灣」，施叔青因為婚姻的關係，經歷了三個島的遷徙，從2000年前的香港，到曼哈頓，最



施叔青《三世人》，聯合文學出版，2010年10月。

後回到台灣，「台灣是我的根」堅定的口吻，宣告著又一部大河之作的完成。

施叔青的「台灣三部曲」，第一部《行過洛津》寫的是台灣在清領時期的鹿港，那是個移民初期的掙扎時代，由民間戲曲濃縮為官民對立的社會特徵。而到了第二部《風前塵埃》，將多層的認同及角色加入深究，例如「征服／被征服」；「認同／自我分裂」；「受害／加害」；「迫害／野蠻」這些自古以來的歷史課題已被鑲嵌進了更複雜、更細緻的架構下而一層層展開。施叔青認為撰寫歷史性的小說，總希望面面俱到，特別，要從邊緣的角度。

「角度」，讀者的、作家的，還有長年教書的，施淑說，自己長年來就是一個教書匠，也常常



施叔青身影。攝於其手稿捐贈展內。



施叔青手稿捐贈展暨新書座談會上，左起：施淑、李瑞騰、施叔青。

讀她的作品，到現在，施叔青的創作，她都是第一個讀者。而讀者、家人、教書匠的三個角色，讓施淑笑稱，自己都不記得為什麼會答應台文館李瑞騰館長的邀約，首度，與施叔青對談，「這實在是太難了，也不像是自己會作的事……。」李館長熟識施家姊妹作家甚久，曾經為施叔青寫出完整年表並耙梳其創作史，認為施叔青的大河之作就是「為土地立傳」。而同樣是台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評論位置的施淑，自有其作為閱讀與評論位置的視角，看施叔青的作品，解讀她小說中的世界，對談本是不易，或者在兩姊妹語鋒交錯的認同、歸屬等議題中，「刀光劍影」下，小說終究是好看的，值得再三閱讀的，在時間非常有限，話題亦可無限延伸的兩難下，施叔青以「女性作家，作家就是作家，用她的筆，為女性發聲，HERSTORY，我以女性的

立場創作，又因為有距離，在不同時代的台灣下穿梭，每每當我乘坐著時光機穿進愛裡回到台灣時，於是知道，我又回來了。這就是我的家／人。」作了感性的結論。

施叔青此次回台，帶著厚實的手稿，攤開用力之深的稿紙，她說，自己從美國紐約把一整個皮箱手稿扛回台灣，陪走一程這種心情，如同將親生孩子安心託付給台文館照護。在生命旅程中，隨時都需要起身，遠行，然而因為記憶，儘管需要不斷的在島與島之間跨越，需要洄游不斷，手中的筆，軀體裡的靈魂，永遠知道停歇的地方。✎